

# 潮汕·记忆

◎刘佳彤

冯骥先生说过：“城市和人一样，也有记忆，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。”

## 声音里的潮汕

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内，透过榕树斑驳地洒在地上。电线杆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醒熟睡的我，这里没有高楼大厦阻隔在人与人之间，打开窗户便能看到隔壁家早起的场景：邻居家的刘爷爷早早起来，在门口的摇椅上晒着太阳，用老旧沙哑的收音机播起了潮剧，嘴巴跟着收音机哼唱，不厌其烦。隔壁王阿姨在摆弄着她的锅碗瓢盆，食物在上下翻炒之间变换着模样，发出滋滋啦啦的声音，香气四溢，嘴里还边念叨着赖床的小朋友刷牙洗脸，担心上学迟到。几个老奶奶相伴晨运散步，几个人大声地唠起家长里短，那热闹的声音划破了我清晨迷糊的睡意。每天来来往往的脚步声谈笑声也都被我收入耳中：家人的洗漱声、街坊邻居的谈笑声、小孩子赶着上学的步履声……每一处的声音都沉浸在漫长的生活时光里酝酿，成了我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## 舌尖上的潮汕

提起潮汕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！和川菜风靡天下不同，潮汕美食虽然出名，却有一种偏安一隅的本地性，要想在潮汕以外的地方品尝到正宗的潮汕味道并非易事。潮汕人将其对万事的执着和讲究运用到了美食中，不胜其烦的制作过程和对食材的极致选择，才有了潮汕美食的精气一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，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极致。潮汕的牛肉火锅、牛肉粿条、蚝烙、鸭母捻、鱼饭、红桃粿、白糜等等，无论哪一味都承载着潮汕人成长中的点滴记忆，在潮汕的长大的我也是如此。潮汕最具特色的舌尖文化莫过于——品茶，是潮汕人必不可少的一味。饮茶文化刻在每一个潮汕人的DNA里，潮汕俗语称“在潮汕茶铺多过米铺”、“宁可三餐无肉，不可一日无茶”。从城市到农村，几乎家家都摆设有一套功夫茶具，走过每条大街小巷，总能看到三五人围着一起喝茶聊



天。每次有邻居路过我家，我爸就会大声喊：“过来喝茶呀，喝两杯再走。”然后电茶壶从早上启动，直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停歇。生活中无论大小事，总能在泡滚烫的茶水之中，安然度过。

### 建筑里的潮汕

每次和外地的同学谈及家乡的往事时，怀念的往往是家乡的老屋。直到现在，潮汕还保留这诸多传统民居。追求极致的潮汕人在营造自己赖以生存的房子时，更是不惜自费和时间，最好的佐证莫过于老屋上的金漆木雕、石雕、嵌瓷等工艺。潮汕的民居形象很难通过一间单独的老屋展现，而是要由一座院落、一条街巷、甚至一个村落才能完整体现出来。集中布局、排列整齐、街巷围绕，虽然封闭但是却注重邻里亲情的联系，十分亲和。同时潮汕的选居也十分注重风水，近水近田，追求在绿水青山间。我想每一个在潮汕乡村长大的潮汕人记忆中都会有一棵大榕树，或立于村口，或站在路旁，或伫于溪边。下



垂的榕须传递着根深叶茂的展望和落叶归根的意识。榕荫下的池塘边常常放置有石条，冬天可晒日，夏天可纳凉，是一个绝妙的休憩闲聊之地，是我和朋友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集结点，爬树、下棋、钓鱼，亦或是和几个大人喝茶，听他们唱潮剧，日子好不惬意。

### 记忆里的潮汕

我住在揭阳的一个村庄里，一个到现在仍然充满岭南独有历史文化气息的村庄。穿过大街，侧身跑进那熟悉无比的小巷子，燕子在树上鸣叫，孩子们嬉笑打闹追逐，或依偎在妈妈身旁。老人们摇着蒲扇絮絮叨叨说着家长里短，隔壁王大爷扛着锄头把手里刚摘的青菜热情地塞在我手上，邻居的阿姨把刚做好的红桃粿分给街坊邻里一起品尝。这是我记忆里最熟悉的样子，这群不是亲人却十分友爱的街坊四邻，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予了我数不尽的温暖和关怀。

声音里的潮汕喧嚣热闹却令人倍感宁静平和，舌尖上的潮汕百味交织却令人倍感回味无穷，建筑里的潮汕封闭严整却让人有深深的归属感，记忆中的潮州市井繁杂却令人倍感亲切温暖。它们交织拼凑在一起，融合成现在的潮汕——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，快速的发展也没有失去它原来的韵味，追随着我成长的脚步慢慢变化着。木棉花依然随风盛放，天气依然潮湿闷热，人们依然在此穿梭，而我依然在这里见证它的成长、变化。



我曾以为理想是远走他乡，志在四方，后来发现理想是千里归家，把期待都放在了一张饭桌上。